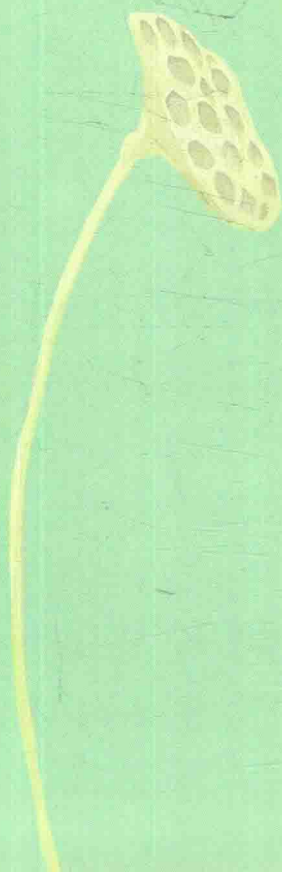


丁墨
著

你和我的 倾城时光

Our
glamorous
time



花洲文艺出版社
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上

你和我的
倾城时光^上

丁墨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Best Time

白马时光

001	第一章	古怪男人
013	第二章	少校阁下
026	第三章	红薯情缘
041	第四章	集团太子
057	第五章	他的兵法
066	第六章	赤子之心
076	第七章	月夜温柔
095	第八章	痛失重镇
112	第九章	强吻之后
127	第十章	惊天陷阱

138	第十一章	狼的承诺
151	第十二章	我的女人
162	第十三章	总裁在侧
175	第十四章	穷追不舍
190	第十五章	局中美人
210	第十六章	君子协定
228	第十七章	弯弓射雕
244	第十八章	初恋少年
265	第十九章	思之如狂
284	第二十章	情之所钟
301	第二十一章	爱的征途

古怪男人

列车轰隆隆地行驶着，自雪山深处来，往一望无际的前方开去。

窗外景色如同电影画面，一帧帧跃入眼帘——高山流云，湖光熠熠，还有成群的牛羊，掩映在风吹草动的原野上。

藏地的每一种颜色都显得纯粹而安静，望一眼，它仿佛就已抵达你的心底。

林浅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整个车厢里都是人，唯独她的身边像是有一片真空区域，所有人似乎都小心翼翼，与她保持着一段礼貌的距离。

林浅有些尴尬，又觉得这情况挺好玩的。她一直用手支着额头，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书，但无论她何时抬头望去，都是一片拥挤的军绿色。男人们的目光时不时落到她身上，令她的脸微微发烫。

的确……一个背着行囊的年轻女孩，突然被送进装满士兵的车厢，并且要与他们共度七八个小时车程，是挺不常见的。

林浅是两天前在雪山遇险的。

因为工作变动，她最近难得有假期，就来了魂牵梦绕的西藏徒步旅行。原本以她的体质和户外运动经验，这趟行程没多大难度。谁知回程时，刚到山腰，她租用的小卡车抛了锚。加之天气突变，连下了一夜的雪，把她折磨得够呛。

幸好天亮时，一队路过的士兵救了她。边疆军人特别热情纯直，还

把她送上了这趟运送退伍士兵的专列，可以一直把她带到拉萨。

这时，坐在斜对面的一个士兵主动找她搭话了：“姑娘，你是哪儿人啊？”

士兵们大概都知道这姑娘遇了险，所以待她的态度也特别亲和。林浅微笑地答：“我是霖市人。”

话音刚落，隔着过道的一个士兵极其爽朗地开口：“我也是霖市人，原来是老乡啊！”

林浅也抬头冲他笑笑。她长相本就甜美，即使此刻穿着冲锋衣，素面朝天，五官还是显得十分清秀干净，这一笑直看得士兵们心头一跳。

那老乡士兵又笑着问：“我猜……你是大学生吧？”

“没有啊，我早上班了。”她答得很客气，但那温温软软的声音仿佛天生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悠闲劲儿，听得士兵们舒舒服服，又纷纷说她看起来就是特别像学生。

“你在霖市哪个单位上班啊？”

林浅说：“嗯……爱达集团。”

“牛！”老乡士兵竖了个大拇指，“那可是我们霖市最牛的企业，听说资产好几十亿呢……”

闲聊的空当，林浅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目光却偷偷落在前排斜对面的一个男人身上。

整节车厢里，那个男人最为沉默，却也最醒目，她想不注意到他都难。

他穿着呢子军大衣，即使背对她坐着，也显得身材十分高大，与周围士兵的普遍身高一比，格外出众。宽檐军帽压得很低，遮住他大半张脸，只能隐约看到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似乎比其他人肤色要白很多。

无论车厢里各处爆发出多么热烈的感叹声、谈论声、歌声，他都纹丝不动，仿佛已经睡死过去。

真古怪。

旅途漫长，天色也慢慢地暗下来。

士兵们也有些累了，大多数人靠在座椅上打盹儿，车厢里变得清冷而安静。林浅独自靠在微凉的窗玻璃上闭目养神，耳边唯有火车碾过铁轨的阵阵轰鸣声和撞击声。

回到霖市，就又要开始紧张忙碌的工作。假期总是过得特别快，她还真的有点不想回去。

渐渐地，耳边的那些声响越来越远，越来越轻……

林浅倏地睁开眼。

面前依旧是冰冷的窗玻璃，外头寂静深黑一片，隐隐可见山川湖泊的轮廓。天空中，群星璀璨，静静地闪耀。

车停了。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亦无站台，显然是一次临时停车。士兵们的警觉性比林浅高，他们全醒了，不少人伸长脖子看着窗外。

“没事，这一段路况不太好，可能有临时险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面的士兵安慰她。

“嗯。”林浅也抬头往外看，这一看，却瞥见前方斜对面的位子已经空了。之前坐在那里睡觉的军人，不知何时离开了。

很快就有人来了。

来的是个年轻军官，高高的个子，站在车厢门口，中气十足地下达一连串命令：“二班、四班，立刻到车头处报到；五班，列车重新开动前，负责本节车厢的安全。其他人原地待命。”

话音未落，士兵们唰的一声全站了起来，“是！”

林浅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直至士兵们都忙碌起来，她也从背包里拿出一顶鸭舌帽，准备睡一觉熬过这段时间。她刚要往座位里缩，忽然感觉到周围士兵的目光全都落在她身上。

她再次坐直了。

那名军官走到了她的座位旁，没有什么表情，眼神冷峻，“女士，请拿上行李跟我走。”

众目睽睽下，林浅抬头，目光清亮地望着他，“请问……有什么事？”

可那军官没回答，利落地一挥手，另一个士兵已经扛起她的行李，大踏步地朝车厢门走去。

过道昏暗，夜色清冷。

林浅快步跟在两个人高马大的军人后头，穿过一节又一节装满士兵的车厢，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直至来到一节软卧车厢门口，离那些士兵已经很远了，军官示意士兵放下行李离开，这才重新看向林浅。

她也望着他，白皙的脸在夜色里显得越发清冷，眼中透出几分紧张。

约莫是被她盯得厉害了，年轻军官有些不自在地移开目光，淡淡解释道：“前面道路小规模塌方，已经派士兵去修理。今晚车厢里的人员可能会频繁调动，而且这一带还有狼出没，你一个女人待在那里不方便。我们少校命令我接你到卧铺车厢过夜，这里没人，比较安全清净。天亮就送你走。”

啊？

林浅跟他大眼瞪小眼。

所以……对方来势汹汹的，是在做好人好事？

她一下子笑了出来，忙点头鞠躬，“谢谢啊，非常感谢。”

这军官似乎也有些尴尬，匆匆说了声“没事”，转身就走了。

过道里空荡荡的，前方车厢门口还有两个士兵站岗，的确安全又清净。

林浅低头，吐口热气呵了呵冰冷的手，伸手去拧包厢的门……

她的手还没碰到门把手，却忽然听到门里传来咔嚓一声轻响。她一下子怔住了，有人？

不等她仔细分辨，只听哗啦一声，门从里面被人推开了。

林浅连忙往后退了两步，身体靠到了车窗上。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包厢里没有开灯，男人的面目也是模糊的。他非常高挑，也穿着军装，比刚刚的军官还要高一个头。他的帽檐压得很低，挡住了眼睛，只能辨认出他的鼻梁很挺拔，下巴的线条简洁而干净。

是他？刚刚在硬座车厢里睡觉的男人？

尽管看不清他的脸，但这气质身形却告诉林浅，就是那个人。

咦？他怎么会在这里？

林浅冲他笑笑，“抱歉，不知道你在里面。刚刚的那个军官，告诉我这里没人。”

“嗯。”像是从喉咙深处轻轻哼出来一声，他倏地迈开长腿，跨出了包厢，没有任何停留，与她错身而过。

林浅站在原地，扭头看着他，忽地心头一动，反应过来，“你就是少校？”

“嗯。”他已经拉开了车厢门。

林浅很惊讶。她一直脑补，派人接她到卧铺车厢的，是个英武黝黑的军人叔叔，没想到居然是他？她想也没想追过去，“谢谢你啊……”

哐当一声响，他已经干脆地带上了车厢门，根本没理她，挺拔的身影迅速走远。

灯光明亮，空气温暖。林浅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再次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四个铺位都整整齐齐，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唯独其中一个上铺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件军装上衣。她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个不锈钢茶杯。

显然，这是军官们住的地方。这里肯定是他的铺位，让给了她。

人不错嘛。可是他怎么躲她跟躲瘟疫似的？她哪里可怕了？

林浅忍不住笑了。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林浅睁开眼，发现列车还是停靠着。她也没什么睡意了，索性裹上外套，起身去看看外头的情况。刚推开门，她就愣住了。

外面依旧是平静的过道，不远处还站着两名哨兵。隔着两三米远的过道凳子上，一个军人安安静静地坐着，呢子大衣，黑色军靴，不正是刚刚对她退避三舍的少校？

比起刚才的淡漠挺拔，此刻他整个人都靠在椅子上，头耷拉着，帽子扣得很低很低，大衣领子挡住了整张脸——那姿态竟有几分散漫的少年气质，就像……一只正在打盹儿的大猫。

林浅开门的声响毫无疑问惊动了他。他的头缓缓往上抬了一个很小的角度，但还是深埋在衣领里。那样子，似乎是懒得抬眼看她，只等她讲话。

林浅走出来，隔着几步远，对他说：“我不怎么困了，你睡里面吧。”

他静了几秒钟。

林浅以为他要说话，便安静地等着。谁知他缓缓地、一点点又把头低了下去，保持原来的姿势，一点声息动静都没有了。

林浅说：“……那……晚安。”她只好退回包厢，轻轻地带上了门。

天亮的时候，火车终于抵达拉萨。

林浅早起洗了把脸，收拾好行装。外头是明亮狭长的走道，尽头站着士兵，哪里还有那位少校的身影？她想了想，从包里拿起纸笔，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并写道：我想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了。但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来霖市，请给我打电话吧。我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导游和朋友——林浅。

林浅买了最早一班机票。傍晚的时候，她抵达霖市，打车直往目的地。

笔直的公路尽头，远远望见一片辽阔的工业园区，数幢整齐的白色高楼漂亮而时尚，门口“爱达集团”四个鎏金大字格外醒目。

林浅让司机把车停在距离集团数百米远的一幢住宅楼前。

房子是她一个月前就租好的。进屋之后，她先把行李箱往地上一丢，人直接往床上倒下去。躺了一会儿，感觉缓过劲儿了，她才低头看了看手机，果然如预料的一样，没有新的短信和电话进来。

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给男性留电话号码。真是失败啊。

她笑笑站起来，拉开窗帘。日落的金黄光芒一下子跳跃进来，而爱达集团的楼宇、厂房，还有厂房背后碧绿的原野，就沐浴在无边的

阳光下。

林浅深深吸了口气，心情变得格外好。

她想，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千万人中擦身而过的温暖邂逅，繁荣秀美的家乡，还有她即将开始的新的职业旅程。

通往霖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一列列军用卡车停靠着，正要运送退伍军人们返回家乡。

几个军官低声交谈着，刚要踏上一辆吉普车，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跑到中间那名军官面前站定，利落地行了个礼，这才说：“厉少校，总算找到你了。中午收拾你的火车包厢，发现了这个。”他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和几行字的便笺纸递到那人面前。

被唤“厉少校”的男人面无表情地接过看了看，“没必要给我。”他的声音温凉而平静。

他看那张纸的时候并没有遮遮掩掩，左右两个军官虽然站得笔直地等着，眼睛却自然而然地往纸上瞟。

听他这么说，其中一人忍不住说：“林浅……就是那个遇险搭便车的女孩？我今天早上可看到了，挺漂亮的啊。你家不就在霖市吗？怎么不把人家的号码存下来？”

周围的人全都目光熠熠地盯着厉少校。他却再次压低帽檐，竖起衣领，第一个跨上了吉普。

“不必。”他淡淡地说，“我和她，很快会再见面。”

初冬的天色，阴郁又清冷，车站里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和广播声。

厉致诚还穿着呢子军大衣，手里提个小旅行袋，跳下一辆大巴，高挑挺拔的身形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格外引人注目。他安静而快速地环顾一周，目光停在车站入口的一辆凯迪拉克上，随即迈开长腿，笔直地走过去。

顾延之正靠在车门上，抄手望着他，似笑非笑，“哎哟，这是哪家的公子哥转业回来了？”

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厉致诚恍如未觉，走到对方跟前，四目凝视，他才淡淡开口：“你家的。”

顾延之倏地笑了，伸手就把他的肩膀揽住。厉致诚的脸上也浮现一丝笑意，两个男人紧紧抱在一起。

轿车平稳行驶在二环路上。

顾延之手搭着方向盘，手指轻松地敲着。车内温暖又静谧，他抬头看了眼后视镜，就见厉致诚坐得笔直，跟棵树似的，看着窗外，脸色依旧冰寒冷漠，生人勿近。

顾延之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一点：明明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但若你不跟他讲话，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这么绷着，冷得都快掉渣了。

“又长高了啊。”他慢条斯理地打趣。

厉致诚还盯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嗯。我从十二岁起就比你高。”

顾延之低声失笑，方向盘沿着环路打了个弯，换了个话题：“先去集团还是疗养院？”

“集团。”

顾延之笑笑，没说话，心道：这家伙几年没回来，对老爷子的性子倒还是吃得挺准，知道老爷子的所谓身体抱恙只是催他回来的托词。

关键，还是那份家业。

林浅站在爱达大厦的楼下，心情很是忐忑。

两个月前她来面试时，不是这样的啊。

那时，金碧辉煌的大厦下停满了车，而且有很多好车；衣冠楚楚的白领职员迎来送往，显得业务特别繁忙；大厦后边就是厂房园区，到处挂满写着激情口号的红色横幅；厂房里的工人们忙忙碌碌。整个集团，就是

一派欣欣向荣、大展宏图的景象。

可现在呢？

同样气派的大厦，同样整洁漂亮的园区，可是大厦楼前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只有两个保安无所事事地发着呆；后边的生产车间，大多黑灯瞎火，悄无声息，不少工人蹲在门口抽烟闲聊，显然已经停产了；而那些曾经红得刺眼的横幅口号，全都不知所终。

哦，她看到了一条，半截还挂在墙上，半截掉在泥地里……

林浅正发怔，一辆低调而奢华的轿车无声无息地从她身旁驶过。

林浅抬眸望去。

她认出了驾驶座上的男人。

杂志和新闻都登过他的照片——爱达集团第一副CEO、董事长的亲外甥，顾延之。

顾延之真人看起来倒是比照片上还要年轻俊朗几分。不知道他是不是像传闻中那样狡猾厉害？

她的目光又移向后座，那里还坐着一个男人。隔着深色玻璃，看不清是什么人。谁能让大名鼎鼎的顾延之亲自开车接送？

顾延之也看到了车外的女人，随意一瞥，倒是眼前一亮：女人很年轻，穿着黑色职业套裙，身段匀称窈窕，五官标致。她这么娉娉婷婷地走在深灰色的楼宇厂房间，倒走出了几分清新脱俗的味道。

顾延之一回头，发觉厉致诚也看着她。

顾延之顿时笑了，“怎么，认识？”

厉致诚面无表情地把目光收了回来，“不。”

半个小时后，爱达集团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经理看着手中的简历，再看看坐在自己面前的女孩，有些为难。

简历上的信息很清楚：林浅，女，二十五岁，有三年工作经验，于

两个月前确认录用，职位是CEO助理，预定的入职时间就是今天。

可是……

她抬头望着林浅，“我记得你。只是这些天爱达发生了一些事，新闻也有报道，你不知道？”

林浅稍稍有些羞赧，“我不太清楚。”

她这个人，向来信奉“善待每一个人，更要善待自己”的准则。当初她决定跳槽时，自认为辛苦了好几年，难得中间歇一歇，一定要玩个够本才能重出江湖。

所以拿到爱达的录用通知书时，她找了诸多借口，把入职时间定为两个月后。爱达CEO对她特别赏识，也不是很急着用人，所以应允了。

于是这一个多月来，她天南海北玩得不亦乐乎，还在西藏待了一个多星期，过得犹如闲云野鹤，加上之前在藏地又遇了险，仓促赶回来报到，还真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人力资源经理微一沉吟，说：“集团的经营遇到一些困难。前任CEO在一周前已经引咎辞职。CEO的职位暂时空缺。”

“……”

求职技巧的书可没教导过她，如果你应聘的职位是CEO助理，可CEO却搞垮了企业，自己也下了台，你又该怎么办呢？

顶层，副总裁办公室。

顾延之亲自泡好了两杯普洱，一抬头，就见厉致诚立在光影斑驳的落地玻璃前，修长的眉头轻拧着，望着下方广阔的园区沉思。

他已经脱了大衣，里面穿着松枝绿的军衬衫和长裤，显得又高又瘦。许是多年军旅生涯熏陶，他简简单单往那里一站，自有料峭清逸的气场。

顾延之微微一笑，走过去把茶递给他。

厉致诚问：“情况有多糟糕？”

顾延之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轻抿了一口茶，道：“很糟糕。我们

花了天价年薪请来的那位CEO先生在海外市场亏了20个亿，关键他还特别擅长瞒天过海，比我还能！现在东窗事发，他完蛋，我们也完蛋了！”

厉致诚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眉宇间只有浅淡的清寒之气，“我们还剩下多少？”

他措辞并不专业，但顾延之听懂了，“你说市场占有率？海外市场一塌糊涂，就不用说了。当时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国内市场的资源和资金都抽离了不少，结果其他竞争对手闻风而动，蜂拥而上抢地盘，尤其是司美琪，从我们这里抢走的市场份额最多。现在爱达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下跌到8%。”

厉致诚端着茶杯站在原地，并不吭声，唯有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过青瓷茶杯光滑的边缘，“知道了。”

两人都没再说话，室内陷入平静的沉寂，只有茶香阵阵萦绕。

顾延之看着厉致诚，感觉其实也有那么一点陌生。诚然两人从小关系极好，但这些年甚少相见，他对厉致诚近况的了解也只限于种种传闻。

传闻在历次军事演习中，厉致诚的部队总是成绩卓越。这次他要转业，部队方面阻力很大。传闻他用兵狠辣果断，神出鬼没，被称为“西南之狼”，全不似他清秀内敛的外形。

他如此年轻，除了军事，从无别的爱好，金钱、女人、权力……跟他都是绝缘的。与这灯红酒绿的时代相比，他就像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古板乏味的男人。

.....

顾延之唇角轻扬。

董事长怎么会突发奇想把这个儿子叫回来管事？而他居然还同意了？

虽然有句老话是“商场如战场”，但那根本是两码事。商场有时候难免尔虞我诈、奸猾厚黑。而他呢？他的军人气质虽然卓绝，对经商却是一无所知，毫无经验，为人又是如此沉默冷傲，连跟旁人多讲一句话都欠奉——这么个人，到底要怎么管理数千人的企业啊？

这时，秘书敲门进来。

是人力资源部送来了一份简历。

顾延之挥手让秘书出去，往老板椅上一坐，随意翻了翻，说：“啧啧，都什么时候了，这个月员工离职率都30%了，居然还有人跑来报到。她是有个性啊，还是傻啊？”

厉致诚依旧沉默着。

顾延之继续说道：“我们的前任CEO虽然浑蛋，一些内部管理流程还是做得不错的，招聘的人才都还算精英。这个人是他给自己招的，应该不差。你反正也需要一个助理，看看要不要留下？”

“随便。”厉致诚语气清冷，显然对刚刚提到的人和事没有半点兴趣。

顾延之又翻到简历上的照片，乐了，“哟，这不是刚刚在路上看到的美女吗？”他沿着履历栏随口念道，“林浅，中×大经济管理系毕业……”他的声音稍稍一顿，“曾担任司美琪公司市场部高级专员，年年绩效成绩均为优秀……”

厉致诚转头看着他，“留下。”